

HAOyuan
HAOjia

好家好园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侯钰鑫 著



HAOyuan
HAOjia
好家好园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侯钰鑫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好家好园/侯钰鑫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5. 2

ISBN 7-5321-2776-1

I. 好… II. 侯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9445 号

责任编辑: 丁元昌

装帧设计: 周志武

好家好园

侯钰鑫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.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20.375 插页 2 字数 564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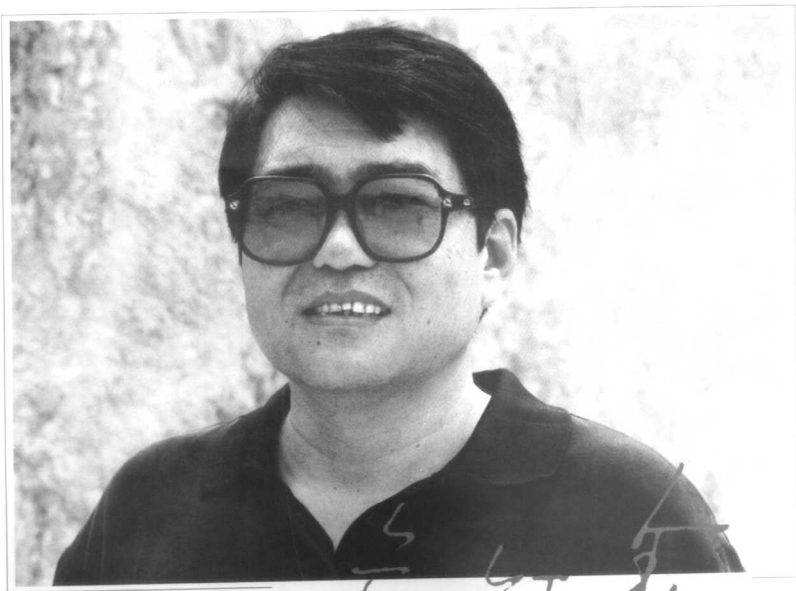
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8,100 册

ISBN 7-5321-2776-1/I · 2150 定价: 2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9671164



唐鈺銘

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……

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
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

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。力
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……

是谓大同。

——《礼记·礼运》

逝将去女，适彼乐土。乐土乐土，爰
得我所。

——《诗经》

目录

楔子/1

第一章 向家有女初长成/22

第二章 “你是我的小火炉”/29

第三章 有位佳人,在水一方/42

第四章 争口气,走出坷垃地/61

第五章 校园里的求爱/71

第六章 “月奶奶送我入洞房”/79

第七章 鲤鱼跳龙门/94

第八章 她终于跨越了天河/106

第九章 京城里没有咱农民的家/118

第十章 不知何方有乐土/139

第十一章 谁敢唱反调,就是砍红旗!/157

第十二章 鸿门宴/174

第十三章 一山不藏二虎/188

第十四章 扬起正义的旗帜/200

第十五章 和平夺权/216

第十六章 想吃白馍的跟我走/235

第十七章 麦梢黄了,阴风起了/250

第十八章 滴血的白面馍/274

第十九章 凄凉的丰收夜/295

第二十章 脱下裤子看看脸/305

第二十一章 治人的手段和长寿的秘诀/321

第二十二章 贫穷不叫社会主义/341

第二十三章 靠打草绳偷偷发家/355

目录

- 第二十四章 姓资还是姓社/376
- 第二十五章 草屋里签定的生死合同/397
- 第二十六章 千里拜师/412
- 第二十七章 我是中国人,北京是我的! /426
- 第二十八章 追梦的女人/443
- 第二十九章 容忍背叛/457
- 第三十章 断了一只翅膀的鹰/480
- 第三十一章 辞官挂印/496
- 第三十二章 典型的效应/518
- 第三十三章 感情管理学/531
- 第三十四章 政绩与陷阱/554
- 第三十五章 家园,在废墟上哭泣/568
- 第三十六章 青草店血案/581
- 第三十七章 谁想当土皇帝,人民就掀翻他! /595
- 第三十八章 残阳下的龙脉/612
- 第三十九章 乡村都市——家园之梦/623
- 第四十章 燃不尽的忘情火/635

楔 子

谁能算破天，谁就是神仙。

神仙谁也没见过，被神仙作弄的人遍地都是。

——秦半仙吃语

1

葫芦爷当年说媳妇时，是媒婆牵的线，神汉看的相，他爹咬的牙印拍的板。

媒婆说，这妮子模样俊，心地善，手脚也麻利……

葫芦他爹说，模样俊不俊没啥，女人嘛，吹了灯上炕还不都一样？只要会生娃，生男娃！

神汉说，俺瞧中。奶大屁股圆，腿短骨盆宽，沟深阴水旺，是块好庄田。只要葫芦能折腾，准当发苗！

葫芦他爹把烟锅子朝鞋底上一磕，把媒婆神汉拉进了集上的小酒馆。西沟陈木匠家的二闺女就成了葫芦的媳妇了。那妮子叫二丫。

葫芦他爹三代单传，一门心思要替葫芦寻个丰乳肥臀的健妇，多生几窝孩娃，祖辈没有攒下金疙瘩光耀门庭，总得养群孙男嫡女壮壮脸吧？

二丫过了门，没少下力气，一年一窝，两年三窝，一撇腿一个，一撇腿一个，一连养了十一胎。都是锅箔上的扁食，竟然没有一把带嘴的茶壶！

葫芦他爹到死闭不上眼，咽不下气，叮嘱，娃……还得……生！

葫芦跪在他爹面前磕响头，脑门磕出血，发誓，爹，你放心吧！

直到葫芦累弯了腰，黑头发变成了白头发，到底也没日弄出个男娃来，十一胎成活了五个妮。

在乡里，养不出男娃的男人不叫男人，那叫“绝户头”，没有屁本事！

葫芦像拉磨的毛驴子，蒙上遮眼在人前熬日月。

邻村有个能人，俗称秦二，雅号“半仙”，平常就拱在坡头那间山神庙里安身，享着香火，吃着供餐，甬看土眉垢脸，衣不遮体，说出话来能知未来，掐掐指头能断吉凶。

葫芦刚得了头生女娃时，秦半仙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老侄，你媳妇再生还是女娃！”葫芦朝他灰突突的脸上吐了口唾沫。葫芦媳妇生下第三窝女娃时，秦二爷板起面孔对他说：“老侄，你媳妇是块盐碱地，光开花不结果，甬枉费力气了！”葫芦这回把舌头缩了回去，问：“二爷，你也说句人话，积点阴功，俺这辈子当真日不出个男娃？”秦二爷眯起眼缝说：“信则听，不信则罢。你恐怕命中无子，再日出十个也是女娃！”

当葫芦的行动应验了秦半仙的谏语之后，葫芦服气了，也认命了。

但是，那种不甘挫败的犟劲依然搏动着，企图改变命运的尝试一刻也没有停息。

当葫芦在山圪梁上碰见秦半仙时，脖筋有点撑不起来了。秦半仙倒是豁达，乌黑的手从空壳廊棉袄里掏出半块枣饼递过去，抬起眼皮，一副指点迷津的神态道，天地间本是一口气，看透了活个称心如意，看不透落个一生晦气。送你三句话吧，脑门上多长俩窟窿眼，胸窝里多揣俩心肝眼，手心里多抠抠小算盘。葫芦不解，缠着问端底。秦半仙注解道，世道凶险，风雨无常，多长两只前后眼，先看透上三辈下三辈，再看透前三年后三年。心思甬光用在日弄女人上，多算计人生世道，用心思把你家赔钱的女娃变成聚宝盆摇钱树，你不就变成神仙命了？葫芦眼前顿时云开雾散，感激得扑地叩头。

那年，向大风刚十八岁，葫芦爷就把棋路看准了。

村里有所小学校，从县上派来一位陈老师，看上去二十岁出头，高挑个子白净脸，鼻梁上架副亮晶晶的近视眼镜，斯斯文文很讨人喜欢。陈老师刚走进七里河，就像一颗珠子落到石板上，耀花了山村女人们的眼。这情状当然没有逃过葫芦爷的眼睛，他和闺女进行了一场严肃认真的对话。他说，凤，你也不小了，那个陈老师，村里妮子们都想褡裢，你想过没有？向大风羞羞摇头，又见爹绷着脸，便说，漫野地烤火一面热，想也白搭，人家能看上咱？葫芦爷说，真没成色，如今时兴打恋恋，你咋想都不敢想哩？凤，陈老师可是上头派下的人，上过大学堂，没爹又没娘，挣的是薪水，吃的是皇粮。攀上了，是你一辈子福分。错过这个村，可没这个店了！向大风动了心，说，爹就托个媒人替俺提亲吧。葫芦爷说，你呀真是傻得不透气，想找他说媒的都排大队了！向大风拧着辫梢叹口气，那俺这癞蛤蟆还想啥天鹅肉哩？葫芦爷说，剃到篮里才是菜，咱得先下手。向大风说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咱攀不上人家。葫芦爷说，你长着心眼学傻哩？他是个单身汉，哪有猫儿不吃腥？只要母鸡一咕咕，公鸡就跟着拍翅膀……

向大风的心火终于被撩拨起来了。她明白，在这个家里，爹的意志主宰着全家人的命运。她是长女，懂得爹的苦心，不甘心让她们姐妹几个石头窝里受苦寒，一门心思想让她们家鸡变成金凤凰。这是爹心病，也是爹的夙愿。为自己，为全家，她应该去冒这份险，去丢这份脸。

小学校设在离村三里外的山坡上，学校没有锅灶，陈老师到村里挨家挨户吃派饭。不管到了谁家，乡亲们都把缸底的白面挖出来，把油瓶底子竖起来，生着办法让陈老师吃上可口饭。有的是学生想讨好，有的是闺女想攀附，家家都有一股热乎劲。这一天挨到葫芦爷家，他认为机会来了，一早就把老婆闺女撵到地里去干活，过了晌也不让回家。有意把向大风留在家里煮饭，侍候陈老师。向大风紧张得手忙脚乱，陈老师

呼呼噜噜吃完两碗捞面条，抹抹嘴就走了。向大风没能搭上几句话，连忙追出来问，陈老师，晚上想吃啥饭？俺煮好送去，你就不用跑路了。陈老师迟疑了一下说，哎，山里人苦寒，我也不挑拣，你也甭作难，不过萝卜白菜而已！

陈老师走后，向大风好生琢磨了一阵，萝卜白菜好说，家里有，有啥好作难的？可这“而已”是什么呢？向大风没见过，更没听说过，便匆匆跑到地里去问他爹。葫芦爷一听也傻了眼，是呀，这“而已”是啥东西？但他称赞向大风说得对，晚上给陈老师送饭，就是再难，也要让陈老师吃上“而已”！思索一阵，又跑去求教秦二爷。碰巧那天庙里香火不盛，秦二爷肚子是扁的，听了葫芦爷的话，有气无力地说，“而已”是啥？是你闺女的匕！你不是想空手套白狼吗？葫芦爷恍然大悟，高兴得心口怦怦跳。对呀，陈老师是文人，有话不明说，咬文嚼字叫你猜，既然人家想要风，咱还不赶紧送去？向大风经不过爹的软硬兼施，终于迈出了走向希望的那一步。

那是个满天繁星的夜晚，弯弯的月牙像把金梳子，挂在树梢上。向大风提着饭罐，肘弯夹个小包袱，溜着墙角朝小学校怯怯走去。照她的说法，这是去做贼，这是去偷人！心里便慌得打鼓，脚跟子迈得磕磕绊绊，喉咙眼像长出根蛇信子一蹿一蹿往外跳，脊梁沟都让冷汗打湿了。但向大风没有停下脚步，有个火辣辣的希冀给了她勇气和力量。她也知道爹就在黑昏晃里相跟着，她更有了一种赴汤蹈火的悲壮。

夜色掩盖了无数的罪恶，也成就了许多美好。这个时分，陈老师正在那个不大的操场上溜达，嘴里还哼着小曲。向大风从黑影里走出来，袅袅婷婷站到陈老师面前，垂着头，身子抽风一般打战。陈老师一惊，如同碰见狐仙，毛发倒竖。向大风鼓足勇气唤了一声“陈老师”，陈老师才稳下神来，看清了眼前的人影，声音发紧地问，风……天这么晚了，你来干啥哩？向大风惶惶地说，俺给你送“而已”来了！说着便提着饭罐，火辣辣地拱到陈老师怀里。陈老师愕然抓住向大风的手腕撑拒着说，风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向大风把脸埋在陈老师怀里，悲泣着说，你说

你要吃“而已”，俺给你送来了，你咋能反悔呢？陈老师好像明白了她热情的用意，便接过饭罐说，好，好，我吃我吃。他深深嗅了一口，夸道，哟，好香呢！便呼呼噜噜把一罐酸面叶吃光了，抹抹嘴说，凤，谢谢你，下不为例。天晚了，你回吧！向大凤脖子一拧赌气说，那可中，你还没吃俺的“而已”呢！她又一头拱到陈老师怀里，双手紧紧抓住陈老师的衣襟不放。陈老师慌了说，凤，啥叫“而已”呀？我听不懂。向大凤纠缠着不放，泪水都掉下来了，说，俺不就是“而已”吗？你亲口说的话，咋能日哄俺哩？陈老师被弄蒙了也被吓坏了，他不愿伤害这个淳朴的山村姑娘，也不知道如何解脱，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平息一场可能发生的桃色新闻，如果这事让人知道了，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。于是使出“拖刀计”，委婉地问，凤，你是个好姑娘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这“而已”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向大凤越发伤心了，冲口说，你是读书人，想沾俺的便宜又不直说，俺爹去问了秦二爷才知道，你说萝卜白菜而已就是想要俺的身子……陈老师这才明白自己失口惹了大祸，一时间木头人般呆在那里。向大凤却只管黏乎乎地贴上去，好似浑身刷满驴皮胶，撕都撕不开。她说，陈老师你甭担心，俺诚心跟你过日子，俺啥活都会干，啥苦都能吃。俺今儿就把身子给了你，俺是心甘情愿呢！向大凤一边说，一边抖开小包袱，把一双新鞋塞到陈老师的肘弯里。陈老师死活不敢接受，那双鞋啪嗒掉在地上。向大凤急中生智，把陈老师按到石凳上，扒了他的篮球鞋，把那双新鞋套在他脚上。陈老师被一个山村姑娘摆弄着，难以抗拒难以挣脱。他想起游乡艺人演木偶戏，对憨态可掬的木偶哭笑不得，对躲在幕后的提线人倒暗暗称奇，便提着几分小心问，凤，你做这些事，都是你爹教你的？向大凤摇摇头说，一半是爹的主意，一半是俺的心思。俺家穷，姊妹多，上不起学，不跟上你，一辈子没有出头日。陈老师说，那好呀，以后我教你。向大凤巴不得他有这句话，笑着说，你总算答应俺了。陈老师戛然刹车说，凤，你甭理解错了，我的意思是咱们以后可以做朋友做兄妹……向大凤好半天才回过神来，好似刚刚点燃一支红蜡烛，顷刻间又熄灭了。她像棉垛一样坍塌下来，呜——呜——呜，山狐一般发出长一声短一声的悲咽。

陈老师慌了神，周身毛发都吓得乍开了。此时此刻只要惊动山村一个人，他就会被打断脊梁骨，然后五花大绑押往县城，从此身败名裂狗屎不如。他甚至连申辩的余地都没有，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，最好的挽救办法就是抚慰。他赶紧掏出手绢递了过去，柔声细语劝慰着，凤，别哭别哭，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……局面马上颠倒过来，向大凤占了主动。她把陈老师的手绢推了回去，充满怨愤地说，咋了？你怕了？俺是个大闺女，深更半夜来找你，俺就不怕丢人吗？可你一句实话也不掏，你好伤俺的心哪！向大凤说的是真情，泪水哗哗往外涌。陈老师越听越怕，冷汗湿了后脊梁。

就在这个当口上，葫芦爷非常应时地从黑影里冒了出来。他狠狠抽了一口旱烟锅，让红亮的火珠闪了一下，尖刻地说道，哦，是陈老师。几个字如雷贯顶，陈老师差点没吓破苦胆，话都说不囫囵了，大伯，这……我俩……啥事……都没有……葫芦爷站在那里像个降妖的门神，话却说得平和，陈老师，甭这呀那的，小秃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嘛！俺大凤可是清清白白的黄花闺女，黑更半夜被你勾引到这里，你不要脸俺还要脸哩！陈老师，你可是个男人，敢做有蛋子的事，就敢说有蛋子的话。你说咋办吧？咱是找村长，还是找法院？咱是官了，还是私了？俺也不要这张老脸了！

向葫芦利用农民的狡黠和智慧套住了理想的猎物，就不能让他脱网而逃。他的话里鼓荡着欲望和胁迫，又显露着刻薄和阴谋。如同庙会上手握买卖双方的经纪人，早已洞悉底细，不露声色地诱导对方按他的目标出价。陈老师成了落入陷阱的豹子，挣扎和反抗后果或许更糟。他搜肠刮肚也难以从满腹经纶中找出对付这山里汉子的锦囊妙计，只好沉默认输。这时村里传来一声鸡啼。葫芦爷说，今夜的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你和凤今夜就圆房！葫芦爷嚓地划根火柴，点燃了窗台上的马灯，然后抄着手戳在门口，得胜将军一般拿眼角斜睨着斗败的战俘从眼皮下走进囚笼。他得意地打了一个喷嚏，裹裹衣襟，顺着门墩圪蹴下来，疲惫地合上了眼睛。

等到二闺女向霜花长到十八岁那年，大女婿陈老师一个跟头从半空云上摔下来，一头栽到粪堆里。

那天葫芦爷到集上去卖糖葫芦，小学生举着小旗子游行，还唱着炸耳的歌：“右派右派，像个妖怪……”陈老师被押在队伍里，头上还戴着高帽子，就像当年被斗的土豪劣绅一样狼狈。葫芦爷吓得倒吸凉气，跑回家就瘫倒在门槛上。他嘴里嘟囔着，好好的人，咋就变成妖怪了呢？向霜花递给他一碗饭，他推开了，问，霜花，你说你大姐夫好不好？向霜花说，大姐夫有学问，心眼好，年年都往县城送几个优等生，年年都得大奖状哪！葫芦爷叹息着，花白的脑门勾得更低了，说，那人家咋说他是右派是妖怪哩？向霜花说，爹，不管外边说大姐夫是左派右派妖魔鬼怪，咱家都不嫌弃他！葫芦爷沮丧地说，花呀，咱家没小子，妹子们又小，爹就指望你挑大梁了。向霜花说，爹，你放心吧，我起早贪黑多挣工分，不让人笑话。葫芦爷说，工分值个啥？累死累活干一天，挣个毛二八分的，爹不忍心让你嫩胳膊嫩腿受累呀！爹想了，多攒点钱，还得给你找门好婆家。

不久，葫芦爷又有了惊人的发现，当兵的很吃香，在人前也很光鲜。他还记住了几句顺口溜：一个豆太少，四个豆太老，三个豆不好找，两个豆正好。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，隔墙邻居王大锯的儿子二虎恰好是个当兵的，而且肩章上挂着两颗豆，听说在京城一个大将军手下当警卫连长哩。于是，他把二闺女的婚事又算计好了。

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后，向霜花忸怩着说，爹，这话你都唠叨一百遍了！葫芦爷说，爹还不是为你？能攀上这门亲，是你一辈子福分。向霜花心中没主意，望着天上云彩说，人家当连长哩，能看上俺？葫芦爷就教给闺女一套接近王家的路数。两家的院墙有个豁子，二虎从小没了爹，靠娘把他拉扯大，如今他在外当兵，娘一个人在家很孤单，挑水劈柴没有个靠实人照应。缺的是口热乎饭，要的是句开心话。只

要把老婆子侍弄好了，她一句话可以定乾坤。这一计叫“草船借箭”，咱借的是他娘那张嘴。向霜花的心被他爹说动了，每天忙得像只黄鼠狼，过来过去在墙豁间穿梭，送汤送水，问寒问暖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她的身子把墙豁子磨光了，她的亲热把二虎娘团弄得心花怒放，逢人便说，霜花待她比亲闺女还要亲！还托人给儿子写信说她有霜花照看，万事如意。让儿子好好干工作，甭操她的心。

葫芦爷把一切看在眼里，心里暗暗得意。这天，他听说二虎要回家探亲，便对向霜花说，闺女，一锤定音的时候到了。该咋做全看你的了，有爹给你撑腰哩！向霜花听着隔墙人家传过来一阵阵欢声笑语，便心慌意乱神不守舍。她不知道自己是块玉石头，还是块土坷垃，更不知道人家会把她拉过去，还是会把她推出来。她便不敢越过那道墙，只是不时从墙豁子里往对面望，想看看从小和自己一块长大的王二虎现在变成了啥模样。那院人多眼杂看不清，她便心急火燎地在墙头下转来转去。她几次想从墙豁子翻过去，又怕人家笑她姑娘家太孟浪。正当她急得鼻尖冒汗时，她突然看见那只方木凳，便急慌慌搬了过来，一只脚站了上去，趴住墙头往对面看。院子里闹哄哄的，屋里屋外都是人，就是看不见王二虎。向霜花有点上火，不当心将墙头一个花盆推了一把，啪嗒一声摔在地上。响声惊动了院子里的人，王二虎从屋里走出来，抬头看见向霜花趴在墙头上，赶忙笑着打招呼，哟，是霜花！快来家坐吧！向霜花定睛看着军装笔挺的王二虎，一张脸染成了大红布，嘴里的话也说不成串了，俺……是给大娘送热汤，不当心把花盆……王二虎还没说话她妈倒先说话了，摔就摔吧，不碍事不碍事。王二虎赶忙说，对，不碍事！一进门就听俺娘夸奖你，为了帮我照看娘，这道墙不知划破你几身花衣裳，我还没有谢你呢，摔破个花盆算个啥？二虎娘赶忙凑上来说，虎呀，这道墙可把霜花累坏了！依俺说咱把这道墙给拆了吧！花呀，你说呢？向霜花一张脸越发羞成了熟透的桃子，二虎娘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
这当口，葫芦爷背着卖糖葫芦的草桩子走进来，心急慌忙地抢着话茬说，中，中！拆了它，拆了它！这道墙早就该拆了！说着就忙去找家

什，慌得差点栽个大跟头。向霜花赶忙把他扶起来，轻声埋怨说，爹，你慌啥哩？葫芦爷说，俺是慌着抱外孙哩！二虎娘高兴得嘴巴咧成西瓜牙，拍了儿子一把说，虎呀，听见了没？还不快去帮你老丈人一把呀！王二虎那张脸涨成了大红枣，羞涩地笑着挽挽袖子走上前，从葫芦爷手中接过镢头把，说，我来吧！随着那个墙豁子劈成了一道门，院子里的喧闹声就像一口炸豆的锅，把葫芦爷满脸的阴云都崩散了。

4

眼看到了大饥荒那年，葫芦爷强撑着他那个家，就像飘摇在风浪中的一只小船，一不小心就会翻船。老娘和媳妇得了浮肿病，躺在炕上还剩半口气。三个妮子饿得皮包骨，就像断奶的羊羔子，说没命就没命。他终于明白了天底下最可怕的事就是“饥饿”二字了。古人说，为了一张嘴，舍命敢做贼！

这一天，葫芦爷饿昏在路边上，眼看就要断气了。秦半仙幽灵一般从玉米地里拱出来，伸出手指切切他的人中，轻轻把他唤醒过来说，老侄子，你是饿昏了啊，他从怀襟里摸出一穗嫩玉米，递到葫芦爷嘴边，柔声说，吃吧，吃吧，啃上几口润润肠子，就会有活气了。葫芦爷一边磨着牙关一边喃喃问，这……哪弄来的？秦二爷双眼翻白说，地里种的，伸手偷的。葫芦哆嗦着说，二爷，让人见了要……挂牌游街哩！秦二爷不屑地说，命都没了，还要脸？这世道逼人做贼哩！葫芦爷嘴里贪婪地啃着玉米，眼里流着感激的泪水，二爷，俺欠你的太多了。秦二爷伤感地说，现在还说这啥用？你是拖家拉口的人，我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饥，这把老骨头还不知扔到哪条沟里呢！老侄子，你也是精明人，家里养着大闺女，为啥拴在笼里饿死哩？你快把杏花嫁出去，少了一张嘴，还能帮你捡回几条命哩！葫芦爷苦涩地说，如今啥年月，好人家难寻呢！秦二爷双眼冒出寒光说，如今遍地都是贼。能把贼坑死，也不能被贼坑死！没听人说一天吃一两，饿不死事务长。让杏花去找那个长顺混条活命吧！葫芦爷听了这番话，眼皮又启开一道缝，似乎又看到二指宽的

一条活路。

其实不用指点，向杏花已经在寻求活命的歧路上铤而走险了。那晚夜黑如墨，四野寂然，向杏花从茅草丛里钻出来，拱进玉米地里，蹲下身子摸到一个玉米穗时，眼里闪出两道贼亮的绿光。她喀嚓一声掰下来，塞到怀襟里，又掰第二个，再往怀里塞……当她怀襟里再也填塞不进时，她撕开一穗玉米，啃着又香又甜的玉米粒，美美地饱餐了一顿。肚里有了食儿，手脚也灵便了，她开始顺着田垄轻轻往村子的方向爬行。生平第一次做贼的她心口怦怦跳得慌，但是一想到能让气息奄奄的老奶奶和娘吃上一顿饱食时，浑身又充满热气。

谁知向杏花偏巧碰上了生产队长带领的巡逻队，他们站在田埂上撒尿，听到了地里的响动，便大喊地里有贼！向杏花一时慌了手脚，连忙拔腿逃跑。民兵四面包抄，几只手电筒对准了向杏花吓得没了血色的面孔。

向杏花被拖出玉米地，怀中的玉米穗用裤带拴成串挂在她的脖颈上，被几个强悍的民兵押解着，沿着村巷游街示众。向杏花披头散发，被撕拽得不成人形，浑身上下都是泥，活像囚笼里拖出来的犯人。满村的人都被惊动了，挤在门洞里，趴在院墙上，一张张脸布满凄惶、惊恐、哀怨和兔死狐悲的悲悯……除了打手们的吆喝声，人们几乎没有一声响应。杏花娘闻讯连滚带爬地赶过来，向打手们求告着悲咽着，晕倒在生产队长的脚下。向杏花怒睁双眼，拼命扑过去，横在民兵们面前，恶狠狠大叫，不准动俺娘！我是贼，斗死我吧！

常言说，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。向杏花豁出命的号叫，倒使对方吓退三步，生产队长怕把向杏花逼急了闹出人命来，便对手下努努嘴说，既然她承认是贼，先押到队部去，慢慢斗！向杏花被关了三天三夜，又游了一趟街，才被半死不活地放回来。一家人悲声大恸，哀哀之声鬼号一般经久不绝。

几天后，是一个浓云密布的日子。向杏花在井台上绞水，水桶打满了，她却站在那里发呆，神情焦虑地等待着什么。好一阵，黄土路上远远地来了一辆小驴车，生产队保管员王长顺从公社拉回来一车救济粮。